

黃昭明與翁俊明

誤入毛澤東的網羅

民國十一、二年黃昭明住在廈門，就讀於福建省立第十三中學的時候，和連謀同學，感情很好。後來他轉入福建私立集美學校師範部，因為他好動，活動能力非常強，被共產黨選定為吸收的對象，成了C、Y（共產主義青年團）。民國十四年夏天，連謀到廣州入黃埔軍校第四期，黃昭明到廣州則入「農民運動講習所」受訓。

農民運動講習所由毛澤東負責主持，於是黃昭明成了毛澤東的門生，頗受賞識，由C、Y、升為C、P，成了正式的共產黨黨員。這個講習所本來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辦的，因為由毛澤東主持，掛羊頭，賣狗肉，完全變了質，成了共產黨的訓練基地。

國民黨各省委黨部不了解真實情況，以為農民運動講習所既是中央黨部辦的，於是紛紛派同志到廣州，入該所受訓。實際上無異把肥羊送入虎口，好些思想不堅定，認識不清楚的青年同志一進去，就被共

產黨訓練吸收爲黨員，真是一種非常慘忍可悲的現象。我知道，山西省黨部也秘派同志南下受訓，有李希純等好幾位同志。他們到了廣州，幸好先去見山東丁維汾先生，丁先生是中央黨部青年部長。

「農民運動講習所由毛澤東主持，完全是在訓練共產黨，那裏是講習農民運動？你們不要進去。」丁維汾先生這樣囑咐他們，他們才沒有投入虎口，進農民運動講習所，掉進陷阱，後來都只有折回山西。

當時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農民部長是共產黨跨黨分子林祖涵，配合毛澤東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表裏爲奸，有形無形擴張了共產黨的勢力。林祖涵派到各省去做農民運動的，大多數是毛澤東的講習所訓練出來的學生。他們表面上是去做農民運動，實際上是去發展共產黨的組織。

黃昭明被派爲中央農民部福建汀漳道特派員。十五年冬隨北伐軍獨立第四師張貞所部第三團團政治指導員伍堅生入閩。他先到漳浦縣工作，漳浦縣東區赤湖鄉就是監察委員陳達元的家鄉。陳達元在抗戰期間，擔任軍統局的閩南站站長，陪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國海軍梅樂斯將軍調查福建沿海地形，準備美軍登陸。他們曾登陸金門，和敵人接觸，打了一次閃電式的勝仗，安全撤退。美國人都知道這件事，很欽佩陳達元，說他是一位最勇敢的將軍。陳達元後來兼任中美合作所華安第六訓練班副主任，訓練福建方面游擊幹部。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實行清黨，把容納了三年，鬧得國民黨天翻地覆的共產黨清除出去。黃昭明在福建漳浦縣存身不得，他非常機警，動作敏捷，趕緊逃到馬來亞的檳榔嶼，逃過一次大難。

他在馬來亞，爲第三國際東方局工作了一段時間，撒下了馬來亞的共產黨種子。

民國十九年，黃昭明從馬來亞回到廈門。廈門特種警察局長爲王固磐，警察局偵緝室主任爲連謀，副主任爲林頂立。黃昭明在廈門並沒有停止共產黨活動，很快就暴露了，被林頂立捉起來。連謀和黃昭明私交很厚，又知道他很有幹才，負責出面擔保，才倖免於難，也奠定了跟連謀一塊兒工作的基礎。黃昭明脫離共產黨的關係，不去江西找他的老師毛澤東，皈依了三民主義，後來成爲戴笠先生的得力幹部，八年抗戰，爲國家盡了不少力量。

棄暗投明參加軍統

黃昭明的工作能力特別強，能深入羣衆，所以工作成效也特別好。他到香港，在區長王新衡指揮之下工作，打進日本臺灣總督府創辦的香港日報，任畫版及兒童版編輯。爲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經常撰寫一些親日的文章，得到日本人格外器重和信任。

香港日報除了社長衛籟俊彥和編輯部長三島二人是日本人，其他所有人員多半是臺灣同胞，如總編輯葉錦燦、日文譯員陳澤生。校對周忠保是廈門人，雖然給日本人工作，却非常愛國。周忠保和陳澤生都被黃昭明吸收爲軍統局的工作同志，成爲他的得力助手。黃昭明爲了工作深入，加緊和日本人交往，如臺灣總督府特派員高嶺信夫和智原喜太郎，都和他交遊甚篤。高嶺能說一口流利的閩南話，曾在臺灣擔任過警

部補，知道的事情也比較多些。黃昭明在香港獲得的情報價值，一天比一天高，很爲軍統局所重視。

郭斌在香港主持交通工作，得黃昭明協助，買下九龍奧士甸道的客來門酒店，用以秘密招待從淪陷區來到香港的軍統局同志，不但節省下許多住旅館的費用，也使受招待的同志感到安全和舒適。連謀、文強、王調勳、廖公倬都住過這個酒店。

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廣州淪陷，黃昭明奉命到廣州工作。剛好香港日報的總編輯葉錦燦奉日本人的命令，調往廣州任民聲報社的社長，邀黃昭明擔任民聲報的編輯。一位新聞記者，對於工作，有很多方便。更因日本人信任，工作進行，越發順利。

黃昭明和廣州日本憲兵特高課長丸山中尉，報導部副部長中村少佐及囑託臺灣莊佳恩（日據時代名棒球員）等，關係搞得不差，過從很密，他從莊佳恩口中可以得到重要日軍動態情報。報社同事彰化人陳啓東、臺中人陳雨經是敵十九師團的通譯，從這兩個人身上也取得所需要的軍事情報。

因爲和日本人來往，工作更確實，更深入。舉個例子，有一天憲兵特高課長丸山要黃昭明到香港，爲他購買香港地圖，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情況。丸山爲甚麼突然需要香港地圖？他認爲敵人一定要對香港下手；有所行動，不然，丸山就不會爲購地圖要他跑一趟香港。

黃昭明在香港購好地圖，趕緊去報告上級，預料敵人要對香港下手，請予注意。這件事實爲後來日本空軍突襲美國珍珠港，摧毀美國的海軍主力，然後對英美宣戰，很快攻佔香港的預兆。

僑中山縣縣長歐大慶是黃昭明的好朋友，邀他去幫忙，任中山縣宣傳委員會主任，敵人很重視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套侵略理論。黃昭明有種種原因，不能不答應，而且宣傳委員會下設宣傳、情報兩科，對黃昭明工作掩護運用，幫助很大。

黃昭明利用他和歐縣長的關係，又有宣傳委員會這個工具，大肆活動，和敵軍籙田師團參謀西野、聯隊長大津大佐建立了相當良好的友誼關係，發給他到澳門的長期通行證，在行動上得到很大的便利。也許是因為他過於活躍，引起敵人對他注意。

「你要小心！」一天歐大慶很慎重的告訴黃昭明：「日本人對你很懷疑，對你很不利，恐怕有危險？還是離開中山爲上策。」黃昭明自己也感覺到事態嚴重，便立即離開中山縣，經澳門轉往香港。

遇翁俊明同赴重慶

香港淪陷，黃昭明奉命赴重慶參加軍統局成立十週年紀念大會，重慶香港的航線已斷，祇能由陸路前往。他逃出香港，在澳頭和臺灣籍的翁俊明相遇，成了難友。一路上，兩人受盡艱辛，終於逃離虎口，經惠州，到達韶關，才算到了安全區域。

人和人共過一次患難，情感自然會濃厚，黃昭明和翁俊明的交情因此更爲密切，無所不談。路上兩人談到未來的臺灣，談到臺灣工作的重要性，談得非常投機，討論的也非常深入。

「戴雨農先生是主持敵後工作的負責人，」黃昭明對翁俊明說：「到了重慶，我願意介紹你們兩位見面。」

「很好！我聽說過，戴先生很了不起。」翁俊明非常願意和戴笠先生見面。

黃昭明到達重慶，參加過軍統局的四一大會，工作檢討會以後，戴笠先生約他談話，商討對臺灣的工作。因為戴先生知道黃昭明在香港、在廣州、在中山縣都和臺灣同胞，和與臺灣有關係的日本人有接觸，對臺灣情形比較清楚。戴笠先生非常重視臺灣工作，正在多方面進行，不過對黃昭明寄以更大的希望。

「報告戴先生！」黃昭明說：「雖然我是閩南人，又認識不少臺灣同胞，但是在臺灣並沒有甚麼基礎。而戴先生對臺灣的工作，又不祇是情報工作，是多方面的。要想做好臺灣工作，建立基礎，就必須一位有聲望、有號召力量的臺籍人士出來領導。我覺得翁俊明先生是一位最適當的人選，如果戴先生認為合適，由我介紹，要翁先生來看戴先生。」

「好的！」戴先生說：「就請他在激廬晚餐，你去和龔仙舫同志安排。」

戴笠先生請翁俊明在激廬晚餐，由黃昭明和人事處長龔仙舫、第二處國際科長汪瑄作陪。戴先生和翁俊明談的非常融洽，看樣子，戴先生非常高興。翁俊明對戴先生的氣魄、見解，非常佩服。

「臺灣工作是件非常艱巨的工作。」席間，翁俊明向戴先生說：「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必須極端秘密。因為臺灣是日本的南進基地，怕臺灣人民起來反抗破壞，所以對臺灣同胞控制的特別嚴厲。」

「翁先生說的很對。」戴先生聽翁俊明說完，回頭對黃昭明說：「你要全力幫助翁先生工作，不惜任何代價，必須建立在臺灣的組織。」

即席決定成立一個直屬臺灣組，由翁俊明擔任組長，黃昭明任副組長，協助工作。當即交代國際科長汪瑄，由國際科負責策劃有關臺灣的工作，又吩咐龔仙舫，調派必要的人員。

翁俊明與臺灣同志

翁俊明臺南人，臺北醫專畢業，是一位非常愛國的抗日醫生，曾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籌備委員。他對中國古書讀的很不少，對四書五經造詣很深，尤其對於易經特別有研究。他學的是西醫，又精通中醫，中西合璧，融會貫通，有極精湛的造就。七七事變以前，翁俊明在廈門行醫的時候，和黃昭明的交情就很不差。廈門淪陷，他逃往香港，香港淪陷，再向廣東內地逃難，和黃昭明成了共過患難的朋友。

臺灣省黨部籌備處設在廣東韶關，主任委員翁俊明，宣傳科長謝東閔，機要室主任黃昭明，……他們又在江西太和設立了一個短期臺灣黨務幹部人員訓練班，吸收以臺籍爲主的革命青年，予以訓練。

軍統局的直屬臺灣組在短期黨務訓練班內，吸收了林健雲等，派回臺灣工作。

藍敏是一位非常勇敢，熱愛國家的臺籍女孩，住在上海。她哥哥藍家精任南京汪精衛偽組織的高級顧問，對藍敏活動，有很大的幫助。翁俊明爲開展臺灣工作，打算派藍敏回臺灣，密邀她和黃光軍從上海潛

往江西太和，商討臺灣工作。

從敵區到抗戰後方，實在不容易，因為通過敵區和敵軍的封鎖線，真是寸步難行，到處是危險。到了抗戰後方，又須爬山越嶺，徒步奔波，非常辛苦。藍敏小姐不辭艱辛，終於應邀到了江西，使直屬臺灣組的工作，向前邁進一大步。

翁俊明、黃昭明、藍敏、黃光軍為研究具體開展直屬臺灣組的工作，費了不少心思，曾研究到兩個問題：

怎樣吸收淪陷區的臺籍愛國青年，派回臺灣工作？日本軍閥為了應付侵略，徵召了不少臺籍青年，隨日軍出發作戰，有些擔任翻譯，有些從事情報工作。所以在淪陷區域吸收臺籍青年，非常容易。問題是怎樣分別是愛國青年呢？還是甘心做日本軍閥的爪牙呢？他們分析了各種情況，擬定具體進行的步驟。

臺灣組的特別貢獻

怎樣把電臺運到臺灣？要在臺灣建立電臺，第一步必須先把收發報機運到臺灣，這是很難的問題。軍統局的電機巧小，有各種偽裝，易於攜帶，但是帶進臺灣，談何容易。藍敏決定藉她哥哥的關係，設法掩護，雖然不一定成功，總算有了初步辦法。

戴笠先生接到翁俊明和黃昭明的報告，認為藍敏非常重要，在臺灣工作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建樹。急

電臺灣組，他就要到東南，決定在贛州和藍敏、黃光軍見面，當面指示工作，令在贛稍候。

這個時候，臺灣省黨部短期訓練班已經結束，省黨部籌備處也從韶關移到福建漳州，更接近臺灣，易於推進工作。翁俊明隨籌備處東行，留黃昭明在江西，等候戴笠先生。不久，戴笠先生到達贛州，接見了藍敏和黃光軍，然後命她們趕緊返回上海，推進工作。

某君寫「戴笠擁有若干女人」一文中，這樣說：「又有一次，戴氏住在贛州專署招待所，有一位少女裝束入時，風姿綽約，且能操流利英日語，亦在夜間來訪，與戴氏密談數小時，至午夜始離去。」這段敘述，大概就是指着戴先生接見藍敏，指示對臺灣工作一事。

翁俊明和黃昭明在漳州，已經和廣州、香港、廈門、上海各地與臺灣有關係的同志，取得聯繫，工作蒸蒸日上。不幸，在香港的陳澤生，在廣州的黃俊明被敵憲兵隊逮捕，解回臺灣，陳澤生被嚴刑拷打，死於監牢。這是直屬臺灣組首先為國家犧牲的同志。

三十三年翁俊明病逝漳州，使臺灣工作遭受意外的嚴重打擊。軍統局為了工作便利，將直屬臺灣組合併於陳達元的閩南站，加重閩南站對臺灣工作的佈署和責任。黃昭明調任華安中美合作所第六訓練班教官。

深入虎穴接運美俘

駐馬祖一帶的海上僞軍張逸舟，經嚴靈峯策反成功，仍以僞軍姿態，在海上活動，擔任偵察敵海軍在海上活動的情報，並預備將來策應美軍登陸。爲了加強其戰鬥力，抽調所部，由中美合作所華安第六訓練班訓練裝備，編爲中美合作所教導第一、第二兩營。第二營駐在廈門對岸嵩嶼，黃昭明爲班本部代表，駐在該營工作。

敵人宣佈無條件投降，魏德邁總部急欲接運關在臺灣集中營的盟軍戰俘回國，苦於無法派人到臺灣辦理接運工作，祇好請求中美合作所負責進行。這一項工作，對戰勝國家而言，沒有甚麼了不起。可是在敵人剛放下武器，到敵人老巢去迅速辦理接運工作，在當時，除了軍統局的同志，誰能辦得到？

閩南站站長陳達元派黃昭明負責協助美軍辦理接運美俘，黃昭明從嵩嶼到廈門，和日本海軍司令原田清一接洽，往返四次，才商妥一切手續，由日本海軍派一艘小船，護送黃昭明和美軍辦理接運的人員到臺灣，進行工作。

八月三十日，黃昭明偕同魏德邁總部所派的陸軍上尉考克、海軍上尉馬克蘭、空軍上尉薛昂，從廈門乘船動身，九月一日抵達臺灣基隆。黃昭明成了大戰結束後，第一位來臺的政府官員。

美國的三位上尉命令日本方面，三天以內提供所有盟軍被俘人員名冊、傷病官兵名冊、集中營所在地，然後開始作業。他們立刻到各集中營，核對名冊，然後要求美軍總部，趕快派兵艦來臺接運。不到一個星期，接運被俘盟軍的工作，順利完成。黃昭明和早已潛來臺灣的藍敏小姐會晤，真是感慨萬千，喜極而

泣。

因為黃昭明來臺最早，戰後的臺灣工作，暫由他負責。等到三十八年政府遷來臺灣，情況十分惡劣，可說是風雨飄搖。共產黨分子已經滲透到政府各機關，社會各階層，隨時都可蠢動。

保密局的谷正文和黃昭明、林健魂等，日夜工作，不眠不休，從事肅清潛伏的共產黨分子，粉碎了共產黨在臺灣的一切組織和陰謀。臺灣能夠安定三十年，共產黨顛覆臺灣的計劃不能得逞，才能使社會繁榮，的確是谷正文、黃昭明等奉上級命令督導努力的成果，功不可沒。一直到現在，共產黨在臺組織還建立不起來，祇好利用臺獨分子，和偽裝民主的所謂「黨外人士」來為共產黨進行顛覆活動。

競選高雄市長內幕

黃昭明很懂得羣衆運動，能深入社會，和民衆打成一片。他在南部地區工作，得到南部民衆的信賴，政治上許多困難障礙，由他協助，無不迎刃而解。

後來臺灣各縣市長，由民衆直接選舉，高雄市的民衆希望黃昭明做高雄市的第 一任民選市長，大家擁護他出來競選，保證給他最高票。但是有勢力的人支持謝掙強，他們知道民衆不會擁護他，如果公開競選，公平競爭，謝掙強一定失敗。於是運用上層各種關係，各種壓力，強迫黃昭明退出競選，好讓謝掙強順利當選市長。這個惡例一開，產生了以後的許多惡果。

黃昭明從高雄被叫到臺北，說服他，逼迫他宣布退出競選。黃昭明心有不甘，不被說服。因為他參加競選，完全是高雄市老百姓的意思，他遵從民意，爲甚麼要退出呢？最後，由行政院陳誠院長召見黃昭明，勸他放棄競選，並且告訴他這是領袖的意思。

他一聽是領袖的意思，不加考慮，立刻答應，退出競選。因爲多年來，他服膺戴笠先生的兩句話：「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

高雄市的民衆聽到黃昭明放棄競選市長，垂頭喪氣，非常不甘心。得到他乘火車南下，返回高雄的消息，有好幾萬人手持「歡迎黃昭明返回高雄」、「擁護黃昭明競選高雄巿市長」的旗子，聚集在火車站前面廣場，表示對他擁護的熱忱。

正好我國駐聯合國的代表蔣廷黻回國，也乘這一列火車到高雄。當時高雄市警察局長是楊濟華，得到這個消息，衡量當時情況，非常着急。假如蔣廷黻和黃昭明同時下車，看見一名名不見經傳，被迫退出競選市長的黃昭明有幾萬人歡迎。而馳名中外，學貫中西，爲國家在聯合國奮鬥的外交戰士，却非常冷落。對照一下，很失面子，必定造成很尷尬的局面。蔣廷黻心裏一定不好過，可能爲國家造成無形的損失，那還得了？！

數萬人的歡迎場面

楊濟華很有急智，他既不能阻止蔣廷黻乘坐這列火車來高雄，又不能驅散羣衆，不讓他們歡迎黃昭明，想來想去，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他要求羣衆，一律把歡迎黃昭明的旗捲起來，充作歡迎蔣廷黻先生。等蔣先生離開，黃昭明走出車站時，再把旗子突然展開，高高舉起，不是表示更熱烈嗎？羣衆聽楊局長說的有道理，當然服從。

楊濟華一方面派人北上，在火車未到達高雄車站以前，上車和黃昭明接洽。告訴他，爲了國家的利益，火車到達高雄車站時，請他在車上多呆幾分鐘，等蔣廷黻一行離開以後，他再下車出站。黃昭明和楊濟華是朋友，又聽說爲了國家利益，知道裏面一定有文章，毫不勉強，當然答應。

蔣廷黻走出高雄火車站，看見有幾萬人在歡迎他，非常高興，不斷揮手。他在聯合國爲國家奮鬥，爭取光榮，來到高雄，受到幾萬人歡迎，頻頻微笑點頭，很滿意地離去。

下車的人快要走完了，黃昭明才緩慢地走出火車站，抬頭一看，突然高舉歡迎他的旗幟，臨空搖動，那種熱烈場面，使他大吃一驚。他才知道，爲甚麼楊濟華要他在火車上多呆幾分鐘。

黃昭明感動得流下淚來，向歡迎他的人羣打躬作揖，感謝他們的盛意，感謝他們愛護的熱情。雖然黃昭明退出競選，已與高雄市長絕了緣。可是有這麼多的人羣歡迎他，他已經勝利了，精神上得到無限的安慰。這一幕也是民主政治上的一段佳話。

(全文完)